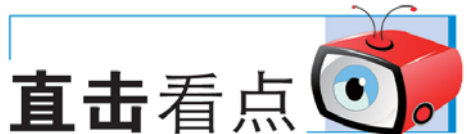


获封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

黄渤：获奖是成长路上的助燃剂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崔文琪

6月25日晚，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黄渤凭借蔡尚君执导的现代爱情悬疑犯罪电影《冰之下》摘下金爵奖最佳男演员桂冠，成为当晚唯一获奖的中国影人。据悉，这是黄渤获得的首个国际A类电影节影帝。颁奖典礼结束后，黄渤接受媒体群访，分享获奖感受。

演技追求做减法

在《冰之下》中，黄渤饰演了一个挣扎在东北国境线边界底层的小人物，是在大时代中混沌生存、最终自我救赎的一个警察线人，对于表演极具挑战。在颁奖仪式上，评委称黄渤“用极简主义的表演方式，完美地表达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与思想。他用富有洞察力的表演，为故事的张力作出了贡献。”

对此，黄渤笑称，用极简的方式完美表达是自己的一个目标，这就好比“高手过招”，不用那么激情，不用那么奔放，不用那么失声痛哭，不用那么触目惊心，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人物勾勒清楚，表达完整，却能够给人留下一个清晰的人物印象，这就挺好的，这是需要下功夫的。他说，以前也比较喜欢在演技上做加法，现在更多地是考虑做减法，“追求演技做减法是一种跟年龄有关的审美转变，自己年龄大了，追求的东西也变了，不过前提都是根据角色出发，角色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黄渤指出，现在很多演员太过依赖演技这个“三板斧”，慢慢地用这“三板斧”应对所有的角色，久而久之就会对表演这个事情失去兴趣。黄渤认为这很可怕，“我想停下来做一些做一些不同的尝试，从《亲爱的》开始，其实我一直都在尝试或多或少地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挑战自己转型做导演

当地时间6月25日，纽约，玛瑞莎·托米亮相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发布会。 □CFP 供图

此前，黄渤是国内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男演员之一。黄渤表示，好的票房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碰到好的剧本、档期、导演等的好运气，但决不能让所谓的票房和口碑去绑架和要挟自己。为观众服务固然重要，但“首先你得先遵从自己的内心，先能够找到更加充沛的力量。”

在表演上备受肯定的黄渤，对获奖“想得比较明白”，他视获奖为让自己更坚定、更兴奋的鼓励，“这个奖项是成长路上的助燃剂，但是它别变成目的地，变成目的地也会有点吓人。”

事实上，黄渤也从未停止自我挑战，他透露，自己首次执导的电影正在拍摄中。被问及转型的原因，黄渤表示，想做电影是七八年前就一直萦绕在自己脑子里的一个兴奋点，但是在导演和演员中不断转换，在主客观观来回切换，对于黄渤来说有点儿折磨。“要尝试，就一定会有风险。不尝试的话，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拍几个保险的戏，还可以玩儿，可以乐呵乐呵。我自己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即便它有风险，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因为喜欢，觉得好玩。”

“小鲜肉”也会成“老戏骨”

近来，随着冯小刚再度“开炮”，娱乐圈的“小鲜肉”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观众心目中的演技派代表，黄渤也就“小鲜肉”和“老戏骨”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老戏骨当然是应当被关注和尊敬的，因为他们身上真的有很多让你值得去学习的地方，他们对表演的控制跟审美都到达了一定高度”；但小鲜肉的存在也是因为市场是真的需要，而且需求量又过大，虽然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历练，但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会在戏里面得到一些锻炼，他们自己知道自变，自己知道努力，慢慢地会从一开始的一张白纸变成有实力的演员。这都是个过程。”

黄渤说，“自己刚入行时，前辈们也对当时的年轻演员充满担忧，但后来也培养出了一些有实力的、有责任感的、有能力的时间慢慢会优胜劣汰地为我们呈现出来一些好的年轻的演员。”



十年一剑 百场胜利

勒夫仍在追求无剑之境

力便让勒夫心服口服。那时的西班牙队如臻化境，已经达到木剑、乃至接近无剑之境，哈维、伊涅斯塔、比利亚、法布雷加斯，各个如日中天，无球状态下的频繁换位犹如“斗转星移”，整体的高位压迫更令任何对手几乎很难连续传三脚以上。

于是勒夫开始突破“风格固不能变”的传统思维，大胆效仿西班牙的踢法，为利剑注入柔性元素，精雕细琢队员的技术，学习西班牙队的换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勒夫率领的德国队终于练成了木剑之境，他们以更为强悍的身体对抗驱动西班牙式的T K F-TAKA，从而在趋于巅峰的传控局面下，对对手的高位压迫更有震慑效果，而此时斗牛士因主帅混池、核心球员年华渐逝、状态下滑而早早出局。德国队最终以令人信服的水准征服世界。勒夫的

十年一剑终有所成。身处世界之巅，勒夫勇敢地继续走上提升的征途，他提出向智利队学习，积极地改造战术，试验343的阵型，大力提拔目前便可重用的新人以及未来的新人，可以说他是继克鲁伊夫之后，另一个世界足坛上“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只是与克鲁伊夫的天赋英才不同，勒夫不是一开始就用惊人的天赋走在了时间之前，而是通过勤奋的学习和思考才一步步做到了这点。

所谓无剑，便是无招，无招则无解，难破之极。从对手来看，无从预料其下一个动作和跑位，无从判断其现时动作的真假，以及下一个招式的变换，如果一支球队每一个队员都拥有这等水准，再加上先进的基本阵型的维系（如343），则是无剑之阵，可变化万千，可无中生有。另一个层面，所谓无剑，肯定是因为

为已队的思维和足球智慧已超越对手太多，所以能够预判对手的大部分招式和动作，敌明我暗，则对手将难以施展拳脚。

在联合会杯上，当别的球队在用一线阵容试验新战术时，勒夫已经可以用一支平均年龄仅有24岁的青年军进行尖端试验，在三场小组赛德国队的阵型在巨大的控球优势下甚至常常由343变为253，只有穆斯塔菲和金特尔两个中卫后置，让赫克托和基米希同时前压，过中场整体人数的增加，从而能在每一个局部增加机动兵力的压迫和进攻，从而占据更大优势。当然，目前这种尝试也带来了后防线的不稳定，勒夫还需要找到更为平衡的办法，但他谦虚好学的态度、对进步的追求、对新知的渴望、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敢于在大赛中实践的勇气，都值得每一个真正热爱足球的人向其致敬。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26日电)



□ 郑道锦

25日晚德国队在联合会杯赢得喀麦隆是勒夫在执教德国队的第150场比赛赢下的第100场胜利，这个成绩可谓绝世罕见。

十年磨一剑很难，执剑克服重重艰险登顶世界之巅更难，而在征服了全世界的人中，能率领一支国家队在十年多时间里取得100场胜利者更是凤毛麟角。然而这一切过往的辉煌仍无法阻挡勒夫进取的脚步，勤奋好学的他似乎仍在孜孜追求更高的境界。

2006年的那个夏天，踌躇满志的勒夫接过克林斯曼的教鞭，最初的两年，他沿袭了利剑的思路，但是随着队中年轻球员技术的精雕细琢和战术的趋于成熟，勒夫几乎将利剑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但在2008年欧洲杯决赛负于西班牙后，斗牛士控球足球T K F-TAKA的威力

责任编辑 刘君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 iujun@dzwww.com

初试啼声，即成经典——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 (美) 盖伊·特立斯 著 范晓彬 姜伊敏 译

10 有一张照片是他在西班牙与海明威斗牛的情景，另一张是他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和其他“高个子的青年”举杯畅饮，还有他做陆军中尉时列队走过罗马的照片、代表国王学院出赛网球的照片、在斯蒂尔曼体育馆里作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与阿奇·摩尔比赛的照片。在那场拳击比赛时，艾尔·摩洛哥夜总会里的麝香味儿暂时代替了体育馆里那种陈腐的味道。当普林顿猛击对方并命中得分时，朋友们欢呼雀跃，为他呐喊助威；但当阿奇·摩尔以牙还牙，用拳猛击，打断了他的鼻梁软骨，使他血流不止时，普林顿的朋友们转瞬间又是一阵惋惜。迈克尔·戴维斯后来问过：“阿奇，你手套上的血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普林顿的一个朋友回答说：“先生，是蓝色的。”

室内墙上还挂着一把雷贝琴，是用山羊皮制成的单弦乐器，那是在沙漠中拍摄《阿拉伯的劳伦斯》时有个贝都因部落的人送给他的，他当时在那部片子饰演一个小角色。

屋里有一架小型三角钢琴，上面摆着一个椰子，是在棕榈滩游泳时认识的一位女士寄给他的。普林顿的钢琴弹得很出色，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阿波罗剧院的一次业余比赛

中，他还获得了并列第三名。钢琴上还摆放着一个名叫茉莉的女孩的照片，这个女孩儿长着橘红色的头发，是个存在主义者，塞纳河左岸高级公寓的看门人都叫她“野兽”。

钢琴上还有职业棒球联赛使用过的棒球。普林顿偶尔将球打过起居室，投进一个结实并塞满东西的矮椅里，姿势与他跟威利·梅斯挥棒对垒时一模一样，那时他正在研读梅斯的大著《比赛之余》(Out of My League)。这本书写的是在众多的职业选手中做一名业余选手的感受，它也成了了解乔治·埃姆斯·普林顿和《巴黎评论》社其他人了解棒球手的一把钥匙。

他们很多人都沉迷于探究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结交有趣的怪人，躲开华尔街的笨蛋，深入到吸毒者、鸡奸者、职业拳击手及追求刺激和文学的冒险家的生活中。他们的前辈在26岁时来到巴黎，曾作为战地救护车司机荣耀一时，这或许对他们也产生了某种影响。

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的巴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欧文·肖，因为借用《巴黎评论》执行主编托马斯·金兹伯格的话来说：“肖这个作家，是个硬汉子，喜欢打网球，酗酒，而且妻子也很标致一过着和海明威最相似的生活。”当然，总编乔治·普林顿也和现在一样经营着这份杂志，他把这个群体聚拢在一起，并且树立起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同样具有感染力。

1952年春，乔治带着全套行头来到巴黎，其中有一件燕尾服，是他祖父在上世纪20年代穿过的，乔治自己也曾穿着它在1951年穿过它，是陪同未来的英格兰女王参加的在伦敦举办的舞会。到巴黎后，他立刻搬进了葛特鲁德·斯泰因侄子的房子后面的一个工具棚。由于棚屋的门被堵住了，他只好将他自己、他的书和祖父的燕尾服从窗子里吊进去。屋里的帆布床又长又薄，两边放着割草机和花园浇水用的水管，上面铺了块电热毯，普林顿总也回想不起来它关掉，因此，当他晚上醒来一头倒在床上时，欢迎他的总是几只野猫的嚎叫声。普林顿的床加热了一整天，特别温暖，它们可不想离开那里。

在一个孤独的夜晚，普林顿回家前就像《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纳斯离开布莱特小姐的情景一样，穿过蒙帕纳斯，沿着同一条街散步，走过同一个咖啡馆。他想看到海明威当时看到的景象，体验海明威最近的感受。散步结束后，他进了最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



连 载

69 高连长只是捏紧了床单，忽然问归云：“你知不知道战情？给我说一点战情。我是个守土有责的军人，不能死在这病院里。告诉我一点前方的消息吧，算起来这两天我们该把日军赶出吴淞口了，兄弟们都说死也要死在东京！”

归云想起医生的再三叮嘱，只按照医生叮嘱的说：“我都听说前线节节胜利，您放心吧！”

高连长松了口气，连日来的战斗和受伤已击溃他的体力，他听着归云的汇报，也安心睡了下去。

归云望着这位受伤的战士，心里难受，他那条重伤的腿明显比另一条腿短了一截，连她这个门外汉都看得出来那腿骨无疑是断了的。她在医生临走前询问医生：“他的伤很重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沉重地说：“这个说不准，等X光出来后再看，但是就表面情况来看，多半要截肢了。”

归云想，这位满心事要再上战场，要死在东京的战士如果知道自己会被截肢，将是怎样悲痛欲绝？她不敢再深想下去，只努力地照顾着他的需要，希望能为他多做些事情。

趁高连长熟睡时，归云轻轻掩上门，去走廊上透气。

病房楼下的操场上有六七个重获健康的军人，穿着早已置放多日浆洗好的军

见证乱世温暖 回望人间真情——

三七年夏至

□ 未再

车载着斗志昂扬的战士们离开，那些暂时还不得离开伤病战士们都聚拢到医院的大门前，翘首望着，望了很久很久，都不愿意离开，一直到医生和护士将他们一个个劝进病房。

操场上，一下子又空了。只有卓阳站在中央，抱着他的相机。他似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缓缓仰起头，然后，便看到了她。

他也是疑惑的，有点恍惚，疑惑竟然在此地见到她，她就那样站在那端的高处，大眼睛水汪汪的，黑黑的大辫子漂亮地垂在胸前。他想，此时见到她，竟有些许安慰。

归云也看着她，更看清楚那张俊秀面孔上的憔悴和疲惫，心莫名有些疼。他是一个为了拍这些照片多么不顾命的人，她想，她又惊讶了自己的想法，怎么就那么清楚她？她又担心他，片刻，烧红了面颊，转过身去推门进了高连长的病房。

高连长睡了两三个小时，医生过来嘱咐归云帮着护士一起清洁器械，准备手术。归云又追问他的病情，医生说：“看了X光片后确认腿骨是断了，他是受伤后三天才得到救治，伤口都在出血，恐怕必须截去才可得救。”

归云低低“啊”了一声，用手掩住自己的嘴。

高连长已经醒了，看见护士要推送自己有些茫然。看到医生，又问：“我是不是腿骨断了？”眼中有恐惧。

接康复的战士们车子开过来，他和医生、战友轮番道别，卓阳还站在他们身后，把这一幕幕拍下来。